

张桂生◎著

情满人生

Qing Man Rensheng

父亲、母亲、聆听孙儿成长、吾儿吾师、相伴是福、洋洋暖暖、
烛光、儿子，你好吗、今夜无眠、父亲、父亲节快乐、圆月朗照你
我、故土情深、我们男人、生命的谛视、情满人生、三爷、外甥
的婚事、驼子哥、墓地归来、拾弃老人、愧对堂兄

APG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

张桂生◎著

APG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杜国新 张 旻

装帧设计:宋文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满人生/张桂生著.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212-03225-8

I.情… II.张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2391 号

情 满 人 生

张桂生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:230071

发行部:0551-3533258 0551-3533292(传真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制 版: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/32 880×1230 印张:12.5 字数:270 千

版 次: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12-03225-8

定 价:28.00 元

印 数:00001-03000

我写散文

(代序)

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。第一本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心灵的敞亮》，第二本《观察生命》由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出版发行。

我这一生，除了写作，再没有其他恒久的业余爱好。一盏孤灯，一支瘦笔，一沓稿纸，伴随我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的业余时间。亦苦亦乐，亦酸亦甜。

因工作使然，我写了不少新闻报道，也写了很多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理论文章，还写了一点短篇小说、诗歌、小品，公开发表的有近千篇，四百余万字。上至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下至形形色色的地方报刊，都时有露脸的机会，还多次获得各种奖项。

但是，在我的写作中，我最爱的还是散文。我爱散文，是因为散文是一种孤独而敏感的智慧，我喜欢在这种独特的智慧中分娩我的感慨；还因为散文是一种十分自由的文学样式，我乐于在自由自在中把自己释放得淋漓尽致；也因为散文可上穷碧落，下探黄泉，外呼天地，内应五脏，溯古惑今，吟风弄月，

天地万物，人间万象，无所不容；更因为散文的基本精神是真实真诚，是裸露的灵魂和坦荡的自我，不是羞羞答答、遮遮掩掩的人生。风云际会，感怀胸襟；山水雄久，纵横古今；百年一咏，酹酹一生；那水多美，那山多灵，那月多洁，那风多淳；一块石头，蕴万代风；一枚美玉，载千秋情；沧桑无语，雄风激荡；天地悠悠，羁旅漫漫；铮铮龙骨，绵绵情愫；生命之炬，庄严燃烧；命运以一个恢弘的手势，向我暗示了散文的呼唤。

一开始，我生怕写得不像散文，便如饥似渴地读春秋读唐宋读明清读叶圣陶读朱自清。后来我发觉，越是追求“像”，越是局促，越是拘谨，越是失去了自由和自我。于是，我睁开双眼，我开启心灵，我一分一秒一字一句一步一趋地在作品中走向我自己，走向我的情感世界和我的思想我的灵魂。我虔诚地拥抱那或歌或哭或颦或笑或热烈或凄楚的人生际遇，我谦恭地捕捉那或深或浅或如大潮奔涌或如暗波潜流的心海波涛，那烛照幽微的思索，那动人心弦的情愫，总有一种新的因子介入我的心，像影子一样追逐我，缠绵我，搅扰我，使我不得安宁，使我情不自禁地要表达要感慨要宣泄。人生艰难，多少坡，多少坎，皆为一人承担；写作多美，多少苦，多少甜，都是一厢情愿；人生尘露，天道邈远，唯有饮者，才会留下狂吟的诗篇；唯有行者，才会让生命长留人间。每每笔耕，或泣下沾襟，或乐不自持，或神凝旨聚，或心驰神往，只觉得和散文在一起，如同和柔情一起，和斑斓一起，和遐想一起，和梦幻一起，和快乐一起。只觉得我的人生中有了另一种价值或者另一种存在方式，比生命还要长的价值和存在。

散文是我的生命之痒，我赖此不倦于生活的风雨，也借此看清了生命的本义。在散文创作中，我发现散文里有哲学，但

又不仅仅是哲学,或者说不是那种呆板的说教的驾驭别人的哲学;有思想,却又是包含着情感、情绪、情操的形象的鲜活的具有生命特质的思想;是自然和人生,更是主体精神内化升华后的自然和人生。我也发现散文崇尚质胜于文,不喜欢华而不实;崇尚情真意挚,不喜欢无病呻吟;崇尚天然丽质,不喜欢过分雕饰;崇尚博大精深,不喜欢轻薄浅陋;崇尚长久生命力,不喜欢朝发晚谢。我还发现散文的灵魂是情感,是真情实感,言不由衷的文字不会有感染力和生命力,虚伪的人写不出好散文,寡情的人也会与散文无缘。这些发现无疑是自我加压,必然要不断充电。它让我不断仔细打点我心灵和意志的储备是否够用,它让我在浮躁的世象中尽可能敛心默祷,它让我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生命的追问,它让我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对灵魂的提升。

创作是一种寂寞,我似懂非懂。夜晚,人们茶余谈兴,弈棋玩牌,歌舞升平;我却窗前凝思,望明皓的月,嚼皎洁的星,心驰神往,并无寂寞之感。人们赞美不甘寂寞,或许寂寞是一种孕育。一触摸散文,我的心跳就提速,血液就沸腾,魂魄就开始澎湃,开始凝重,开始耸立人生的尊严。我无数次在寂寞中寻找,沿着思绪的小河,蹚过岁月的涟漪,钟情于笔端,钟情于忘我。我寻找土地与根须的絮语,寻找田垄与稻穗的交流,寻找鸟巢与落叶的情歌,寻找新酿与老窖的夜话,寻找老人与香茗的品赏,寻找婴儿与乳汁的歌唱,寻找金龙与雄狮的狂舞,寻找飞天与钻探的绝响。寻找的履痕,有发现的美,有痛楚的泪;愈往深处,发现的愈多,痛楚的泪也愈多。于是,我学会了在泪水中升华情,提炼美。我的寻找,不仅是走向历史的幽深,也走向时空未来;不仅接近人情世故,也是接近社会万象;不仅是

拥抱大自然，也是拥抱生物圈。在无数次寻找中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体内有什么东西活过正在死去，有什么东西死过正在复活；我强烈地感觉到，我们之所以衰老，不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，而且还因为我们对年龄增长的恐惧；我们之所以年轻，主要不是因为生理上的稚嫩，而是因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。当我轻轻地抚摸我的作品时，仿佛是在抚摸我的呼吸我的心跳；当我欲表达被表达时，我有种欲流泪的畅快和感动。终于，我体味寻找不是为了丢失；终于，我体味高雅不是引人注目，而是令人难以忘怀；终于，我知晓不能尽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

为了散文，我经常在想象，在观察；在回忆，在沉思；在追求，在憧憬。我嚼着方块字，并为它的一竖一横一捺一点而赞叹。那些笔画是散文的砖瓦和骨架，是灵魂生存的姿态和表达，是我们回味无穷、穷究不尽的感觉。由他们组成的精气神空间，变幻莫测，博大精深，奥妙灵奇，总是使我以一种无法面对无力面对的心态等待着期望着求索着。面对散文真挚、坦率、纤细、小巧、柔婉、清幽、深邃、隐秀的特质，我望而生畏，但不却步；仰视散文短小精粹，散漫广阔、神凝旨聚、绚丽多彩、云蒸霞蔚、玲珑剔透、识见高远、情理并茂的风格，我做不到，但坚持在做。在散文或空灵，或隽永，或质朴，或旖旎，或如幽林鸟鸣，或似赛马鸣空，或微言大义，或托物咏怀，或浩气冲霄，或散霞成绮面前，我经常粗糙地现形。说出来的和想说出来的，总有一段距离；该说的与不该说的就隔着一层纸。但我在努力，在进取。汗水总比泪水有分量，作品忠于今天才能走向明天。受孟子的酣畅淋漓、博词雄辩影响，受荀子简明深刻、见识起拔指教，受苏轼轩畅疏放、洒脱豪迈熏陶，受欧阳修的果敢透辟、范仲淹的耿直翩然、韩愈的刚健雄肆

等的恩泽,在感叹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同时,我更崇拜那种格高而境阔,气正而势宏,情真而充盈,理隐而辽远的作品;更仰慕那些经天纬地之抱负,铁肩义担之责任,社会人生之洞察,民族精神之弘扬的写家。为此,我将上下求索,好好写作,用所有美好的情感和善良,不管这辈子是站着笑还是躺着哭,总比跪着求要强。

因为散文,在生命的黄昏里,哀叹和寂寞的将不会是我;成长的“老”能战胜垂死的年龄,我负载着梦想和追求,靠红肿的肩头拉着岁月的纤绳,会越过急流险滩。我如常地工作,如常地写作,分不清是白昼还是夜晚,关住了自己的门,却关不住写散文的情。人一天一天地老了,只有散文不枯不老,冰清玉洁。当晚风把往事的回忆、痛苦的追求摇醒我沉睡的心塘的时候,我谛听着,希冀这无声的歌无形的舞,发出惊雷,生出闪电。起点,早已被抛在身后;终点,却还在遥远。人生之旅,每一步,每一程,无论山穷水复,柳暗花明,皆有其味,可以在行进中咀嚼,亦可在驻足后品尝。做我所爱,爱我所做。我写散文,也许是我一生的永恒和激动。

目 录

- 我写散文(代序)/001
父亲/001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/003
母亲/006
读石/008
距离/010
壮哉,拓荒牛/012
钟情进步/015
守望灵魂/018
崇尚认真/022
烛光/025
拥抱大自然/028
美在清纯/032
心灵布施/035
漂流天仙河/039
咏雪/042
徘徊于得与失的外沿/045
深山人物/047
你是我不停的脚步/050
辽阔的秋天/052
听雨/056
愧对堂兄/060
男人的品格/064
看林妹妹去/068
三月雨/072
情淌金鞭溪/075
绍兴走笔/078
回首/083
珍爱友谊/086
无眠乱想/090
父亲,父亲节快乐/096
三爷/101
云南拾锦/104
顺其自然/112
终于明白/116
心海细浪/120
驼子哥/125
岁月匆匆/128
久违的感动/133
再见还是朋友/138
吾儿吾师/140
快乐/142
笑纳“二手”/144
了悟于心/148
仰八大山人/153
洋洋暖暖/156
酒不醉人/160
旅山如梦/164
过好今天/169
燃烧/171



男人也要赏心悦目 / 174

姑苏寻梦 / 179

圆月朗照你我 / 183

吾佛笑谁 / 186

独游之妙 / 190

西施 / 194

闪亮登场 / 198

活力依旧 / 201

生命的谛视 / 205

夕阳作证 / 209

心境 / 214

苦尽甜至 / 217

风中歌手 / 219

秦淮河畔女儿魂 / 222

仰视伟人 / 226

甘拜下风 / 232

走平遥 / 235

钟情壮烈 / 239

步入南街 / 242

今夜无眠 / 245

常怀感恩心 / 250

旅欧碎屑 / 253

墓地归来 / 265

撩人的“旧” / 269

想得开 / 275

梦绕霞仙 / 279

钓“娱” / 283

聆听孙儿成长 / 286

祝福 / 290

人生感悟 / 293

儿子,你好吗 / 297

生活俯拾 / 302

握一把苍凉 / 305

世象思辨 / 309

平等 / 315

年龄的感觉 / 318

故土情深(外二章) / 321

哄 / 324

高扬你的心旗 / 327

不做情人 / 332

新绿 / 335

拾弃老人(外二章) / 337

我们男人 / 339

心醉海南 / 343

守护真情 / 348

外甥的婚事 / 351

享受蔚蓝 / 355

情溢天池 / 357

赤壁情 / 360

情满人生 / 365

祝福雪儿 / 370

看女人喝酒 / 375

“羞色”可餐 / 379

想念妈妈 / 382

微笑 / 384

与花同馨 / 386

老之将至的庭院，弯曲的背驮起蓝蓝的天，在斑驳的阳光下眯起眼睛。眼睛不再折射阳光，却依旧随着阳光延伸，伴着生命最后的火，延伸出一条系着记忆的小路，细细的，长长的……

一粒褐色的种子，追随冬天绿色的梦，经过季风的吹打，在坎坷里扎下根须，挺立在绿色的一隅。

绿色的细雨，驾着温煦的和风，轻轻盈盈地滴绿苍白的山丘，缠着繁茂的枝叶，绕着褐黄的草屋，绘出葱茏人生的风景线。

一只南飞的山雀栖在树上筑巢，枝头挂满相思果，激励丰腴而壮美的情愫，牵引一轮十五的月亮，像一泓温柔的水波，滋润着树之根，树之干，树之叶，树便越发神奇、诱人。

一切都在生长，种子生出翠色，蓓蕾生出果实。在信念和渴望的黄土地上，喘着气，流着汗，给儿女的灵魂镀一层辉煌，在子孙的憧憬上打一道亮光。

一切都在生长，枝头暴出新叶，绿树生出枯枝。一年一年泛绿的季节，一茬一茬泛涩的飘零，刻进一圈一圈铿锵的年轮，摇着一片一片孕育的旗幡，只剩下一片两片了，还在依依不舍地摇晃。

岁月老人，深沉地摇晃着生命的灯盏，却不忍心吹熄那残剩的火光。宛如那节节燃烧的历史，在流水般的日子里，只有忽明忽暗的星辰，没有太阳的葬礼。

季节的遗言，只有泥土懂得；岁月的杰作，不只是苦短的人生。大自然对人生之树既开绿灯又亮黄牌，才使一根严峻的人生链条，凝聚无数点的轨迹不断延伸，才使一方蓝天、一汪碧水、一块沃土，永远钟爱昨天的葱绿和明天的翡翠……

竹躺椅一阵吱吱咯咯，重归于静。宁静的夜色，像一位丹青妙手，把一切都涂上了神秘的色彩。于是，那弯曲的背，那眯缝的眼，便产生了凝重而又动人的魅力。

《安徽日报》，1990年11月21日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

终于,我厌倦了。厌倦了办公桌,厌倦了席梦思,厌倦了文山会海,厌倦了大街小巷。我的同事,我的同学,我的上司,我的下级,都近在咫尺,又遥在天边。我不想去找他们,也不想来恭候他们。因为寒暄、喝茶、敬烟、嚼巧克力,谈工作、侃前途、议世象,纯粹是一种程式,几十年一贯制的程式,陈旧得让人厌倦。于是,我有了一个嗜好,只要一有秘会,总爱登上自行车到郊外去,然后踽踽独行于乡间小路上。这绝不是庸人自扰,亦非故作多情,实在是这朴实纯真、温情脉脉的乡间小路太撩人心弦,太催人神往了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,思绪就会神游于大自然的清新美妙之中。都市里的我居住在钢筋水泥混凝而成的建筑里,长年累月呼吸着污染了的空气,聆听着混杂的噪音,总有一种企图摆脱喧嚣的意念。甚至于会从心灵深处滋出某种茫然的情绪,恨不能立即置身于山川田园、荒野静僻处,去寻一片清新,求一方净土,只是随便走走,随心所欲,顺其自然。可一踩上乡间小

路，松松的软土上便留下自己温馨脚印，寂寂的心中有暖潮在涌了，像是真诚的爱抚。

小路真小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有时被柴篱夹得紧紧的，只能挨过两个人。路两侧很宽，无边无际的，是一派让人乐不可支的青山绿水、农舍田园。此情此景，最能开阔人的视野，拓展人的胸怀，释放人的思绪，使人生发出那种遥望宇宙、瞰察地幔、跨越历史的欣悦与超脱。渐渐的，自己被溶化了。只感到心中的潮水，仿佛受到了阳光的照耀，畅然地清亮了，加速了。我终于对自己说，自禁是多么愚蠢呀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是我心灵最释放的一刻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“诚实得不知道保护自己的人”，对于所谓“城府”、“大智若愚”，说什么也无法从心里接受。有人劝我“不要轻易被人看透”，我却恨不得把心肝掏给人家，朋友告诫“太直了不好”，我却恪守直能通达，有利于理解和交流。的确，和一个满怀心机的人相处，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。过分掩饰自己的语言，给人雕出一个虚假的我，那是对自己灵魂的扭曲和背叛。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所有的举止都可以返璞归真，不需要衣冠楚楚，不需要假冒斯文。大赤膊，光脚丫，泥腿子，蒲草鞋，尽可使然。这是多么畅快的时刻！好像许久以来，心里就在渴望着这一刻。当它从炽然的心怀穿过，便成了一条彩虹、一朵白云、一缕霞光。若是用这彩虹、白云、霞光编织生活，那么，将会有一个灿烂的世界和绚丽的人间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，魂魄也常在坑洼不平的颠簸中震颤。小路上的农民兄弟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一种姿势：或推着车，或赶着牛，或挑着担，或弓着腰。就这样，迎着风，沫着雨，沾着露，顶着雪，苦苦地走。所有的颠簸都在脚底起茧，所有的风云

都在胸中郁积，所有的汗水都在肤上打皱，仅仅为了一团炭火、一口淡馍、一盅水酒。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内疚和甜蜜，往日对这多人的厌烦和不满，简直是一种罪恶，而本能至尊的地位开始动摇，幻想思维闪光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泪是怎么流出来的，泪水湿透了手帕，我不再用手帕去擦它，任凭它肆虐地流淌，淌得心里、脑里都清清凉凉的。平素那些庸碌无聊的宠辱得失排遣殆尽，那颗多少也黏附了世俗尘埃的心好像净化了许多，隐隐地觉得胸襟坦荡起来。于是，我不再张狂，不再为了付出整桶汗水的代价才换来一小酒盅的欢欣而抱怨；不再贪求，不再那么刻意去追求自己根本得不到的一切而自寻烦恼。小路似乎托起一个拓尘拔俗的我，一个实实在在的我。

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一直向远方延伸，愈到远方愈缥缈得像梦。我真希冀自己能不知疲倦地伴随着小路。虽然我已不再企望奇遇，也不再那么容易激动，而且步履总有一日要渐渐地蹒跚起来。而生活总是美好的，是完全可以变得更加美好的。只要大家都拆去心中的墙，都挣脱世俗的网，生活会像乡间小路一样永远年轻着、闪烁着。经常从绿意萌动的季节里，独自享有小路的静谧和幽远；经常在铺满落英的田埂上，默默咀嚼心泉里的花影和离愁；经常在蓝幽幽的月辉下，唱那首或苦或涩或清纯或温馨的歌；经常和小路在一起看花开花落，望云舒云卷，赏月圆月缺，那是多么的惬意呀。啊，把凝重的脚印镶在乡间小路上，走过风、走过雨、走过阳光、走过遥远、走出一个燃烧的故事，扔给子孙去思索。

《经济日报》，1992年3月21日

母亲

岁月，朝母亲的生命里扔下了一颗颗石子，自眼角泛起的涟漪，顷刻荡漾了母亲的整个面孔。

拎着沉沉的菜篮子，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那条小巷，不管是溟濛的雨季还是阳光明媚的时节，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狂风怒号，都是一种姿势，一种步调，显得那般沉重，那般静寂。

走进老之将至的庭院，瘦小的背驮起蓝蓝的天，在斑驳的阳光下眯起眼睛。眼睛不再折射阳光，却依旧随着阳光延伸，伸出一条系着记忆的小路，陪伴孤独劳顿的后半生。

悄悄绕过梦的边缘生长的经久不息的期待，挥不开的绵绵的情思。犹如一个个音符，借助倾斜了的身影，在岁月的弦上，弹一段多彩的心曲。

唱山歌的童年，拣山菇的童年，砍山柴的童年，如一条鱼儿艰难地穿过裹着山风的小溪。等亮的那个日子，捧出一朵浸着阳光的山茶花戴在头上，伸出柳枝一样的手臂，温情地招摇着接你去的男人。

光秃的土砖围了一圈再盖上一垛稻草就是新巢，男人是远飞的鹰，女人是守巢的燕。瘦嫩的肩背一副生活的重担，纠缠

着日月，一天天重复，肥沃冰凉的山土沉睡如故。

太阳反反复复地下山，星星一天天地沉重，落在地上磨得雪亮。你惊醒在每一个山风习习的黎明，任寒风吹熄灯盏，静静坐起，日光在搜寻明天，那般遥远，那般朦胧。

扭秧歌的女儿吃桑枣的儿子终于长成大人，草屋里凋谢的甜味被你艰难地捧起，剥出一些和着山风浸着阳光，长久地吸吮，女人的日子是一口古老深邃的井，一口汲不干的井。

人世间如许的大千世界，唯有日月同辉，梦魂相连。梦中那片蔚蓝色正从手上徐徐升起，闯世界的儿子的微笑印在那片蔚蓝色上，如同一朵山茶花，昨天戴在你的头上招蜂引蝶，今天驻足你的梦中任你微颤的手指尽情抚摸。

直至额头抽出洁白的丝，能织成漂亮的锦缎，日日伴着梦，伴着那片蔚蓝色，等着儿子归来，归来。

黑夜是白天的归宿。是黄昏，把沉重的大手捂在大地的眼睛上了……于天穹的奇丽变幻中，你可以听见夕阳吻地的轻响，以及星星和月亮的细语；那群飞的倦鸟也便如你生起的炉火，载着落日的殷殷血焰投林。

挣脱了灰褐光秃的记忆，丰盈的渴念旋转成很深很远的风景。自从把心儿交给了男人，便把命运交给了风交给了云，苦命在冻土下痛楚地暴芽，催开了花朵却失去了花影。多想再做一回唱山歌的女孩，可那河流早已干涸。女人天生地抚平被阳光烫皱山风吹皱的日子，却抚不平自己额上的皱纹，心上的刻痕。

不以人间的炎凉，拍卖自己厚实的情感，生也眷恋儿女，死也眷恋儿女，为了儿女，只要头颅还没有埋赤土之中，身躯就永远是发射生命的弓弦。母亲，永远就是这样一首深沉的歌。

《安徽日报》，1992年6月10日